

評書「聊齋誌異」選集

第二集

# 勞山道士

陳士和講述



評書「聊齋誌異」選集

第 二 集

勞 山 道 士

天津市文化局劇本創作室編輯  
天津市文史研究館

陳士和講述 吳同賓整理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評書「聊齋誌異」選集 第二集

## 聊齋誌異

天津市文化局劇本創作室  
天津市文史研究館編輯

何 遲 主編

陳士和講述 吳同賓整理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錦州道六號)

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 001 號

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

787×1092 1/32 印張 7/8 字數 19,000

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三月第六次印刷

印數 112,621—147,620

統一書號 T 10072·67

定價 0.08 元

## 編輯例言

一、評書「聊齋誌異」選集是根據已故著名評書家陳士和的講述稿整理而成的。

二、陳士和的評書「聊齋誌異」共有五十個節目，但講述稿保存下來的只有十四個，在可能範圍以內，這十四個節目將全部輯入這部選集。

三、這部選集出版以後，希望既可以作為廣大羣衆的通俗文藝讀物，又可以作為評書演員演出的參考腳本。

四、整理工作主要按照以下的三個原則：

(一) 能不動者不動；能少動者少動；必須改動者則予以改動。

(二) 儘量突出原作涵有人民性的部分。刪除帶有封建、迷信和宿命論色彩的部分；刪除其中某些不健康的趣味和不合理的部分。為了使作品完整，必要時在情節和人物性格的刻劃上，也做一些增補的工作。

(三) 刪去冗贅重複的部分，並進行語言文字的整理工作；一方面保留作為口頭文學的評書的原有風格，一方面儘量使其簡潔精練，便於閱讀。

五、我們力求以嚴肅審慎的態度來對待這一份口頭文學的遺產，但由於能力所限，一定会有很多不够妥善的地方，希望各地專家和讀者們指正。」

## 勞山道士

今天說的是一個極小的片段——勞山道士。這件事出在山東。原文沒有說準確的地點，哪一府，哪一縣，都沒談。可能離着勞山很近。不過怎麼近，步行也得有好幾天的道路。

這個人姓王，因為排行在七，所以叫王七；年紀是二十多歲，不到三十歲。這位王七，家裏頭很趁兩個錢，就是夫妻倆，够吃够喝，也用不着他出去幹甚麼。從小念了會子書，也沒念出頭緒來；既沒學過甚麼，也沒幹過甚麼，瞧着幹甚麼的都不順眼。覺着務農、經商、念書、學手藝都沒勁，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，一點閒空都沒有；老瞧着人家和尚、老道有個意思。自己心裏總想：這「紅塵」上是沒甚麼意思，要真想幹甚麼都隨心如意，還是得修仙得道！將來我要是够了歲數，這「紅塵」我是不呆啦——無論如何我要出家。出家可不一定是當和尚，最好找一個道法高深的道者，我拜他為師，我也當回老道。要是真能够成了仙，那可是受享不盡的清福啊！就是成不了仙，學會點子法術，將來身不動膀不搖的就不愁吃、不愁喝，要甚麼有甚麼，哎，怎麼也比這塵世間一天到晚瞎忙合強的多！自從他起了這種「慕道」的心，出去碰見相好的，一談就是這段兒——修道怎麼怎麼好，成仙怎麼怎麼樣，越說心裏越高興，越談心裏越痛快。有一天，忽然「心血來潮」，就跟自己的媳婦說：

「大奶奶，我告訴你話啊，不出三五天，我可要走啦！」

這大奶奶說：「你要上哪兒啊？」

「這可不一定。只要我從家裏一走，踏三山，走五嶽，那可以說——到處爲家；我要前去修道！」

這位大奶奶也好，一聽他說這話，差點兒沒樂出來，自己強忍住，只哼了兩聲。

「你樂甚麼呀！我心裏從多少年來就惦记着這檔子事，這有甚麼可樂的！」

「不是別的，我問問你，就憑你這個主兒，你也打算要出家入道？從此就要棄離『紅塵』？」

「是的，我打算要入道。將來可以修鍊的道法高深，還打算要成仙。成了仙，成不了仙，那是另一說啦，反正我這慕道之心是極其虔誠——我是一秉虔心要入道！」

大奶奶說：「也好吧。要這麼一說，你從家裏一走，不用說，你是要踏三山，走五嶽，漂流四海，到各處去尋仙找道？」

「是的，就是這個意思。」

「那麼將來還回來不回來哪？」

「這話從哪兒說起！別管我是怎麼樣成了仙，得了道，我也不能不回來。別人不說，自從你過門以後，咱們夫妻的感情最好，就衝咱們夫妻之間的感情，我也不能不回來。你就盼着吧，盼着我這一次出家，能够真正得道回來，無論如何我也得拉拔着你，叫你也成了。」

大奶奶說：「好，好，一個公老道，一個母老道！」

「可不許那麼說呀！哪有道家分出公母來的！」

「你說讓我也得道麼？」

「得道不是那麼容易的，好麼，一時半時的，說話就能成了仙？你要是有虔心，能够跟我一樣的學，我準能够把你渡化着，讓你也成啦！」

大奶奶說：「好，那你就走吧。家裏頭的事，你一概不用管啦，完全有我照料，就淨盼你得道回來啦。」

「噯，就這樣吧。」

夫妻二人商量好了，從這就開始預備。大奶奶把乾糧跟應該穿的都預備好了，王七自己又多帶上兩個錢，就出門走了。

王七從家裏出來，一邊走着，心裏一邊想：「在甚麼地方得道的人最多？淨說我們山東地面吧，要是打算找得道的人，哪兒也多半不過勞山！勞山這地方，聽人說過，淨廟就多了去了，不用說，得道的人也少不了。對，我從這兒一直邁奔勞山。倘或我要是有緣呢？就許碰見一個得道的，從這就許能够渡化我脫離凡塵，就能够得了道。」心裏想着，非常高興。他是任意的往前一走哇，隨走隨打聽，好在自己帶的錢還不算很少。從家裏出來，走來走去，溜溜走了頂三四個月。也可能是路途沒有走對——要準知道勞山在哪兒，應當怎麼走，走多遠，也不至於走這麼多日子。好容易這才走到了勞山地面，一摸腰裏的錢哪，哈，也別說花淨了，所剩的也不多了，帶出來的乾糧也不很多了。等到了勞山地面一看，可真是山清水秀哇！這的全是山路——過一山，又一山，是山山不斷哪；過一嶺，又一嶺，是嶺嶺相連。我借用這兩句話，就是說他在勞山地面走了不是一天啦。忽然有這麼一天，天才過午，遠遠地就看見那邊有一座廟，

長起身來往前一瞧，這廟的地方還真不小。廟外頭——廟門口這兒，靠着旁邊有個蒲團，在蒲團上頭——盤膝而坐，把兩條腿一盤盤起來，把兩手一合——坐着一位老道。這位老道挺長的白鬚鬚，看不見有皺紋，真正是娃娃臉；緊闔着二目，低着頭。是不是嘴裏頭念甚麼哪？不能逮哪兒念哪兒，人家也可以說是在這兒坐坐。王七這蠻一想啊：「看樣子，不用問，這必然是一位得道的高人，一定有點道行！」跟着往前緊行了幾步，來到這位老道的跟前，跪倒就叩頭：「老師父，您多慈悲，我這給您叩頭啦！」

這位老道睜開了二目，翻起臉來瞧了瞧他：「免禮，免禮。你請起。你是尋找路途的？還是打聽甚麼事呀？」

「不，弟子不是尋找路途，也不是打聽甚麼事。給老師您叩頭，弟子從小的時候，我就慕道，我打算要修道，特來參拜師父，請師父慈悲，您收留弟子做一個徒弟，我好跟您學道！」

「哈……！」這位老道微微一瞧哇，點了點頭。「不成啊！」

「怎麼說不成呢？」

「恐怕你受不了這個苦哇！不是這麼簡單的，就這麼一說，就能够修了道啦？我們僧道兩門之中，可艱苦啦，一時半時的，哪就能够修了道啦？恐怕你又嬌氣，又懶惰，受不了這種痛苦哇，這不行！」

「別價，師父！師父您慈悲吧！要說嬌氣，倒退十來年，我倒許免不了，可是現在，弟子已經到了這樣的年齡，再說，由前多少年，我就虔心慕道，我這一次來，是專心修道，絕對不敢有一點懶惰，望求師父您大發慈悲，無論如何您把我收在門下，我甘心給您做弟子，師父，



您慈悲吧！」

「噢，這麼一說，是我們這兒的苦處，你全可以受得了？」

「受得了。不是有這麼一句俗語：『吃得苦中苦，方爲人上人』嗎？既打算要成仙得道，甚麼樣的苦，我都能受得下去。」

「好好好，既然這樣說，來來，貧道帶着你到廟裏去，把我這些個小徒弟們，都給你介紹。」

「好，好，師父。」

說着，這位老道就站起來。王七這會兒也機靈，趕緊過來一彎腰，把老道的蒲團給提了起來，把土抖落抖落，自己給挾着。這老道也不跟他說甚麼，在前面走着，王七在後面跟着他也進了廟。

進了廟，過來頭層殿，到了二層殿的前邊，兩旁有的是房屋，都極其寬大。這位老道進到屋裏，往那這麼一坐，王七在外面找了個地方把他的蒲團放下，跟着進到屋裏來，把自己揹着的東西摘下來，捲把捲把擱到一旁，就在旁邊一站。這位老道手撚着長髯，把兩隻眼睛微微一閉：「來呀！」輕輕一聲呼喚，嚇！跟着外面就有人答應一聲：「是！」答應完了這一聲，一會兒的功夫，就瞧見從外邊，呼嚕呼嚕哇，嚇，這位老道的徒弟還真不少。一進來就是十幾位，不到二十位也不差甚麼。王七瞧着奇怪，甚麼地方奇怪？一位歲數大的也沒有。其中頂大的不過十七、八歲，其餘十五、六的，十四、五的，還有十二、三歲的，都是些小老道。有挽起髮來的，有沒挽髮的。沒有挽髮的，都是雙疊着抓髻，前髮齊眉，後髮披肩：全都是道家的衣

服。大家進來稽首：「弟子等，參見師父。」這老道回身用手一指：「來呀，這是我給你們大家新收的師弟，你們向前見過。現在還沒有給他起名字，這人姓王，行七，你們就叫他師弟好啦！」又一回身：「王七！」「是，師父。」「先進門的都是你的師兄，見過你各位師兄！」

王七既打算入道牒，好容易到這認了老師啦，見了師兄弟們，就得規矩矩行道禮——過來規矩矩稽首：「師兄們在上，師弟這廂與師兄們叩頭！」

衆道童全都稽首還禮。有小點的趕緊過來用手攙起：「師弟，免禮吧，請起請起。你好好地跟着老師慕道吧。還告訴你，咱們老師的道法無邊哪，可以說是神通廣大！但願你盡量地學習，要是跟老師一投緣對勁哪，老師把道術傳給師弟你，師弟，可以說是功德無量啊！」

「好，好，謹遵師兄的教諭，我一定要跟老師好好地學習。我不瞞各位師兄說吧，我慕道已久啦。好容易得遇高師，還有不求師父多多賜教的嗎？」

大家說：「好，但願你早早得道。」

衆人說了會子，老道這兒燃着長髯：「不要多談啦，帶着你師弟，你們用齋去吧！」

「是！」衆道童一個個歡歡喜喜地叫着王七說：「師弟，師父有諭，叫咱們大家前去用齋，走吧！」

「是是是！」王七一聽啊，這才振起自己的精神，這才高興。因為甚麼呀？老早把錢就沒了，不是說挨着餓往這兒來吧，也差不了多少；今天真要是再挨一天餓，可真受不了啦。一聽說預備齋啦，心裏還能够不高興？

大家出來走了沒有多遠，又遇見幾位歲數稍微大點的老道。陪着王七的這幾個道童，過來

見過幾位歲數大點的：「師兄，您慈悲，您都大喜，師父這給您收了一個師弟，是某某處的人，師父還沒給起名字，姓王，行七。哎，這就是師兄！」

王七趕緊過來，給師兄行禮，師兄過來攙起來：「師弟呀，你好好地跟老師學習吧，真要是老師一愛惜你呀，就會把各式各樣的道術都傳授給你的。」

「是，是，是！」

跟着，這幾位歲數大點的，問歲數小點的：「師弟呀！」

「是！」

「無論如何這是師父的大喜呀，今天又收徒弟了麼！」

「是呀，師父讓我們大家帶着師弟去用齋去！」

「我問的也是這個呀。這齋飯，咱們別按平常預備啦，師父大喜的日子，預備好一點。」

「是，是，好，好！師兄慈悲。這是不是要跟老師回稟？還是師兄您去？」

「你們不用管，我們哥兒倆可以主得了。走吧，走吧！」

王七一聽，心裏高興極了。跟着大家，縷縷地往前走。

這是「齋廳」——用齋的大廳。進到屋裏，王七一瞧，嚇！有四五間一通連這麼大，好寬闊啦。一排一排的桌子，擺得非常整齊。王七站在這兒等着，就瞧見一撥接着一撥，除去跟着他進來的這些個道童，另外還有從外邊進來的。有穿着整齊的，也有穿着不怎麼整齊的。別看進來這麼些人，可沒有一個喧嘩吵嚷的，都是那麼不聲不響的。而且進來還不用讓，「您請這邊坐」，「不不不，我外邊」——沒有這個。這地方別瞧人多，清淨極了，各有各的地位，

誰也不搶，誰也不讓。就這麼一撥一撥，進來好幾撥。王七一瞧，一嚇！這老道的廟裏可够趁的，難道全都是徒弟嗎？看樣子可能都是徒弟。」等到全都坐齊了，從外面進來幾位，不是道家打扮，都是俗家的打扮，每位腰裏繫着圍裙，懷裏抱着筷子。進來擱在這，來到各桌，在每一個小老道跟前擱一雙筷子。王七一一看，所有這些個小老道都那麼規規矩矩地坐在那等着。王七稍微愣了愣，再一瞧，由外頭唵唵搭搭進來有三四架：挺高挺高的，彷彿大圓籠似的，都是熱氣騰騰的。所有盛粥用的碗哩，盤哩，都在旁邊放着。再一瞧，所有的小老道還都規規矩矩地等着；由進來的這幾個俗家人拿起碗來給他們盛。單有一個小老道過來，等俗家人盛好了，他接過來，然後再遞給他坐着近的這位。這位接過來，可不能吃，再遞給旁邊的。一位挨一位往裏面傳，在最裏邊坐的，倒是先吃，挨着近的那位，瞧樣子是末一個吃。王七這兒也有人給遞過一碗來，拿起筷子在碗裏扒拉扒拉，不由的一皺眉，心裏說：「這裏頭有點米嗎？這是粥嗎，這個？這是稀米湯啊！」和弄了半天哪，這麼說吧，一碗裏頭也就是有十幾個米粒。王七探身瞧了瞧挨着他近的那位的碗裏，也是一個樣。王七暗自點了點頭，心裏想：「別瞧廟裏頭淨是點子徒弟，瞧樣子可不算闊呀！可是還不含糊，今天聽說是收了個新徒弟，所有這些個師兄們都非常高興，非常喜歡，大約今天也沒有別的好的，許不許燉肉蒸饅頭呢？這是先給送碗粥，喝了墊墊底子。一定是這個意思。」想到這，拿起來，一口挨一口，就把這碗粥喝完了，喝完了往桌上一放。挨着他坐的這位就問：

「師弟，你還喝嗎？」

「啊？」

「還喝不喝啦？你要是還喝，就把筷子擱到碗上橫着，也不用言語，那有盛粥的一瞧見，就知道你還喝，自己就會把碗拿過去，回頭就給你送了來。」

「是是，師兄，喝一碗還不成嗎？喝一碗可以墊墊底子，還不張羅着揀饅頭嗎？」

「甚麼饅頭，饅頭是甚麼？」

「今天不是吃犒勞嗎？」

「這不是犒勞，是甚麼？」

王七一聽：「這就是犒勞嗎？」

「這可以說就叫犒勞啦！」

「師兄，我打聽打聽，假如要是不吃犒勞的日子，咱們應當吃甚麼呀？」

「也難怪你要這麼一問，吃犒勞當然跟不吃犒勞不一樣。不吃犒勞的日子，師弟，你沒看見今天這裏面淨是米粒？每碗裏有十幾個呀！」

「噯，怎麼也有十幾個。」

「要是不吃犒勞的日子，那是有規矩的，一個碗裏就是四個米粒！」

「噢！這核着每碗就是四個米粒！」

「噯甚麼呀？可不每碗就是四個米粒？還能多得了嗎！」

王七暗自點點頭，心裏說：「飽不了也給灌飽了！這得喝多少碗這個！」跟着就問：

「這麼辦吧，師兄，我再來碗吧？回頭呆會兒就許餓啦。」

王七跟着又喝了一碗。一瞧有喝完了的，大家全都站起來，王七也跟着塊兒站起來。臨

出齋廳的時候，有位小老道過來告訴他：

「走，我送你到安歇的地方去。你自己也沒有帶着行李來嗎？」

「沒有，您哪。」

「沒有帶着？這麼的吧，暫時你先耐點煩，過個三天五天的，我們跟老師回一聲，再給你預備鋪蓋。」

「好好，師兄您多慈悲吧！」

小老道把王七送到一個地方，讓他在這安歇睡覺。這時候所有的道徒差不多全找地方睡了：道行差點的，找地方躺在那就着了；道行稍微彷彿高點的，就「盤膝趺坐」，把腿一盤，閉上眼打坐。王七自己一尋思：「好麼！喝完了米湯，受這種罪呀！好傢伙的，我說呢，這麼些個小老道要是淨吃饅頭，得吃多少？還別說再燉點肉！鬧了歸齊，這就叫犒勞！幸而這是犒勞，要不犒勞，我看怎麼辦！飽哇？乾脆灌滿了算！」自己心裏這麼抱抱怨怨的，够時候也就躺下了。

王七睡的正香哪，有人拍他：「起來，起來，走！」

王七一機伶，坐了起來：「甚麼事，師兄？」

「走，咱們該幹活兒去啦！」

「噢，請示師兄，咱們幹甚麼去呀？」

「上山裏頭打柴去！」

「噢。請問師兄，這個打柴——幾天打一回呀？」

「幾天？有一天不打柴，這廟裏頭就沒有燒的啦！你看，這打柴的不只是你一個，是往外

走的，都是去打柴的，你跟他們一塊兒去就行啦。採樵的地點，他們會指給你，你跟着一塊兒去吧！」

「噯，好吧，好吧。」他這麼一想：「我已經跟人家說了我能成，要是不去可不合適。我一來的時候，老道就說，恐怕我受不了這種苦，又怕我懶惰。我說我成，現在我又不成啦，這不是前後說的話太不對了嗎？跟着走！」想着，站起身來，跟着這些打柴的小老道們就全都出來了。有人指點給他，讓他拿着繩子、扁担，還給他砍柴的傢伙。把傢伙接過來，掖到腰間，有人領着：「走哇，走哇。」大夥兒就一塊兒上了山了。書要簡言，砍了一天柴，回到廟裏，累的渾身痠疼啊！把柴禾單擱在一個地方，以為可以休息休息啦，好，剛坐了沒有多大會兒，用早齋啦。早齋還有好的嗎？也就是喝點米湯。喝完了米湯，又帶着他歸置院子，掃這兒，拾掇那兒。溜溜累了一天，晚半晌，到了時候用齋——又喝一回米湯。

就這樣——一清早出去砍柴，後半晌回來，到廟裏還有一大套工作，幹這兒，拾掇那兒的，見天如此，見天如此，一晃的功夫也將近一個月了。自己一瞧兩隻手哇：「哎喲，我說呢，我說我的腳這麼疼，也搭着有幾天我沒解開襪子瞧瞧了。」自己找了個地方，坐在那，脫了鞋，解開了腿帶，拉下了襪子一瞧：好哇！腳上起了兩溜泡，手上也起了兩層的泡。找個針，把腳上、手上的泡都挑破了，再穿好了鞋襪，繫上腿帶，嚇！這一下更疼了——手也疼，腳也疼。又過了兩三天，這天早晨起來，有師兄過來叫他：「走吧走吧，打柴去！」

「你先去吧，我跟老師有幾句話說。」

「好好，我們先走啦，在山上等你。」

「哎，好好，你走吧！」

王七等各位師兄都走了，他這麼一想：「得了，你別湊啦！我打算跟你學道，就學這個？學了沒有多少日子，歸裏包堆個數月，連手帶腳全都這個樣啦！再呆些日子，我就不能走道了！乾脆，我瞧這事吹了，你也別當師父啦，我也別受罪啦！名義上是徒弟，敢情是一屋子當差的！不幹了，我！」想到這個地方，一個人遛遛達達出來，就奔了老道的臥室。剛一來到屋門口，就見老道從屋子裏出來了，自己捋着長髯，手裏拿着蠅甩，滿面的春風啊，笑嘻嘻的。並沒理王七，稍微拿眼睛斜了斜，瞧了瞧他，回過頭來叫旁邊的小老道：「道童！」

「是，師父！」

「一晃的功夫，日子也不少啦，我也沒帶你們到後山瞧瞧去。今天我特別的高興，咱們到後山玩耍玩耍！」

「好！好好好！」

「爲師先走啦。」

「師父您先走吧，您先走吧！」

王七瞧了瞧老道，一個人先奔本廟的後門啦；回過頭再一瞧，嚇！這羣小道童，怎麼也有二十來個，這還不算出去砍柴的那些個。大夥高興啊，一個個都笑嘻嘻的走了：

「師父今天也不是怎麼特別高興，是咱們能成的都在這兒嗎？」

「在這兒。剛才師父也不叫一聲砍柴的那些師弟們。」

「你別糊裏糊塗啦，他們的道行還差的遠呢，能够有咱們這種能力嗎？是會練咱們這個的，



老師才帶着呢！」

「噢，對對，也有這麼一說，走，走哇！」

一邊說着，一邊高高興興的全都奔了後門啦。這王七一盤算：「他帶着這些道童幹甚麼去呀？我先跟着去瞧瞧。」想着，他也跟着走出來了。

出了本廟的後門，王七抬頭一瞧，對面是一片高山。再長身一瞧，這老道在儘前邊走着，走着走着，走到一個小山坡的前面，就站下了。就見這位老道回過身來，用手一晃他的蠅甩，跟着，一掉臉，就奔了這片山啦。到了山的跟前，一低頭，王七不由己的就喊出來：「喇！哪兒去啦？鑽山啦？鑽到山裏頭去啦？這兒沒有道哇！噢！」王七忽然間再抬頭一瞧，嚇！這老道高了去啦——在山的最高峯的地方站着呢！要是在底下一瞧，也有個意思，就見他師父也不過二尺來高，用手裏的蠅甩往這面招呼這些道童。這些小老道都那麼高高興興地：

「咱們一塊兒走，一塊兒走哇！」

「慢嚶，慢嚶，我今天出個主意：咱們五個人一排，這好不好？也省得亂擠！」

王七一聽：「五個人一排」，這是幹甚麼？他站在遠遠的瞧着，就見五個小老道站在一塊兒，一站站了好幾排，都來到剛才老道鑽山的地方。到了地方，每人一低頭，再一瞧，一撥沒有了；第二撥過去一哈腰，又沒有了；一晃的功夫，二十來個小老道全都不見了。王七再抬頭一瞧，全都在山上頭哪！可有一樣，說話全都聽得見，聲音雖然不大，可聽得很清楚。就聽見有兩個小老道嚷嚷：

「師弟，一晃的功夫才幾天沒有往這兒來呀？」